

四庫全書

集部

皇清文穎卷首十

世宗憲皇帝御製詩

七言律詩

聖駕南巡自春徂夏瞻依心切恭賦斯篇

春光荏苒薫風至

聖駕勤民尚未還幸有壎箎隨越舸愁無羽翼赴吳關

晨趨北闕螭頭上夜夢南雲豹尾間

清蹕恭迎堪計日幾回翹首潞河灣

謁

昭陵恭頌

鍾靈毓秀氣佳哉宇宙從兹景運開

帝統兼因文治廣

聖基豈獨武功恢遼韓海永涵深澤松杏山高接上台

虔肅奉觴恭拜畢五雲飛處久徘徊

謁

福陵恭頌

一峰天柱象崑崙聖武開基百世尊
廟貎輝煌藏劒舄塵氛盪滌闢乾坤赤龍避舉雲留影
石馬宵趍汗漬痕赫濯聲靈通僾肅春秋霜露感長存

望海樓二首

凌霄雄傑聳層樓碧海蒼茫遠望收混一乾坤雲水濶
濯磨日月浪花浮百川輸委盈襟帶萬類涵濡任泳游
聞道此中含帝澤幾曾汪濊有停流

其二

朱欄畫棟最高樓海色天容萬象收海底魚龍應變化天中雲雨每蒸浮無波不具全潮勢此日真成廣漢游仙客釣鰲非我意憑軒惟是羨安流

望岱

芙蓉萬仞插丹梯海上羣峰莫與齊九點青烟看野馬五更寒日候天雞雲封峭壁松多古蘚積殘碑字未迷冉冉嶺頭笙鶴下仙壇曾此降金泥

早起寄都中諸弟

曉起輕寒透薄帷風光節物暗推移正當邊塞秋臨早況是關山月落遲一雁孤鳴驚旅夢千峰攢立動詩思鳳城諸弟應相憶好對黃花泛酒卮

熱河閒詠

山深地僻塵囂隔斜映茅堂百尺松石壁有斑憑雨鑿柴門無鑰倩雲封盤嵓曲磴留麋跡繞砌平沙印鶴蹤夢覺南窻何所事獨吟獨酌儘從容

月夜泛舟

隄柳陰分舉畫橈數聲嘔軋盪輕舠芙蓉館北香浮沼桑柘村西月滿橋雪鳥衝烟孤鷺起金鱗破浪巨魚跳湖洄一片清光裏心會南華秋水謡

擬漁樵耕牧四首

漁

舴艋漂揺隨處家一篙緑水度年華風晉逐浪蘋溪遠雨網衝烟柳渚斜在在躭閒盟白鷺朝朝買醉饌紅蝦

團圞兒女歡篷底豈羨浮名舉世誇

樵

一生蹤跡在烟霞不植條桑不種麻翠栢斫來青帶葉古藤擔去紫垂花歌長時引猿窺穴歸晚常乘月到家笑指雲山為活計那須巵酒祝篝車

耕

茅屋踈籬翠蔓牽繞籬桑柘翳平田村中斑白閒無事隴上青黄喜有年比户機梭鳴月下一家兒女聚燈前

那能更羡公卿貴蟹美魚肥稻熟天

牧

平原淺草澹烟和指點牛羊下緑坡逐隊飲時泉響細偷閒卧處柳陰多長河曲岸悠揚笛斜日微風斷續歌借問道傍騎馬客何如犢背穩披簑

甲辰十一月十三日

霜露重驚歲月侵撫時莫解感傷心慕思實切終身永恩德難酬罔極深那得

寢門重問膳每懐

聖訓更霑襟朝來回憶前年事痛抱終天自古今

暮春雜詠

春雲澹蕩滿平湖渺渺烟波接緑蕪芳甸雨過花競笑晝橋風起柳相扶鶯歌鳥語天然曲水秀山青自在圖勝景已超塵世界何須駕海訪蓬壺

其二

爐烟裊裊拂簾櫳太液波澄曉鏡融卜歲喜看三月雨

惜春深坐百花風紅塵不到黄金闕香霧時遮白玉宫對此上林光景好清平願與萬方同

夏日樓前

柳布濃陰覆釣磯樓前翠幛緑成圍驟過白雨長虹見點破青天一鳥飛閒處方知塵事擾静中始驗道機微不煩驅暑揺團扇水面風生透葛衣

山亭

蔦蘿滿樹帶烟垂篩月梳風作幔帷流水似琴還似筑

青山宜畫又宜詩餞䴉竊果緣枝捷乳雉呼羣出草遲
獨倚石欄舒遠目亭前幽谷起雲時

初夏西苑遊矚

前廷午退紫宸班迴輦尋幽竹石間一息不停新緑水
四時相對舊青山溪烟澹蕩平臺晚林影參差夕照閒
鳥識禁園棲托穩每看飛去又飛還

深柳讀書堂避暑

三庚節届祝融臨閒對明窓閱古箴樹杪鶯喉調妙曲

檻邊蝶翅舞芳襟嫩荷香遠風頻遞深柳陰重暑不侵移榻簾前何所思要賡解阜入虞琴

新霽苑中秋色頗佳臨流翫賞率成一律

步輦從容雨後臨湖亭景物可追尋幽花戲蝶紅芳晚密藻潛鱗碧漲深潦泬天光空野馬潺湲澗水靜塵心閒遊不用調絲管自有松篁奏好音

夏日勤政殿觀新月作

勉思解愠鼓虞琴殿壁書懸大寶箴獨覽萬幾憑溽暑

難抛一寸是光陰絲綸日注臨軒語禾黍常期擊壤吟
恰好碧天新吐月半輪為啓戒盈心

秋日寓目成詠

玉露金飈肅昊穹澄泓秋水映簾櫳羣峰黛染呈寒碧遠浦霞明蕩晚紅風度桂林香滿院月穿雁字影書空予懷喜慰西成候多稼如雲處處同

秋日登朗吟閣寓目

縹緲遥峰帶夕曛晴光歷歷望中分橋移虹影當溪卧

風度蟬聲隔岸聞數片晚霞三徑菊一潭秋水半牀雲
高亭避暑纔吟罷又聽金飈送鴈羣

雨後郊外泛舟

霧斂西巖暑氣消微風正好泛輕橈新晴燕雀低臨水
積雨菰蒲密礙橋到處湖山惟竹月數家烟火畫漁樵
瀛洲宛在京畿右不羨仙槎去路遥

偶題

舜禹傳心十六字執中一語貫精微漫從體用觀真妄

不向筌蹄覔是非大地春風揚妙道碧天秋月露清機

箇中密諦何人會魚自深潛鳥自飛

朕因去冬未雪憂懷莫釋夙夜竭誠祈禱于驚蟄

後二日荷蒙

上天鑒佑春雪下降朝野同歡因成一律用誌欣慶

霢霂愆期憂歳儉臨軒愁詠憫農歌三冬望雪心如渇

此日飛霙氣始和

蒼昊垂慈施愷澤黔黎占稔沐恩波遥思九土應同慶

積素凝華知幾多

蓬萊洲詠古

唐家空築望仙樓秦漢何人到十洲塵外嘯歌紅樹曉壺中坐卧碧天秋廟堂待起烟霞侶泉石還看鶴鹿遊弱水三千休問渡皇家自有濟川舟

朕御極七載宵旰萬幾未遑他出己酉夏因命將遠討誓師于南海子緬懷曩日侍奉

皇考巡幸此地

色笑儼在目前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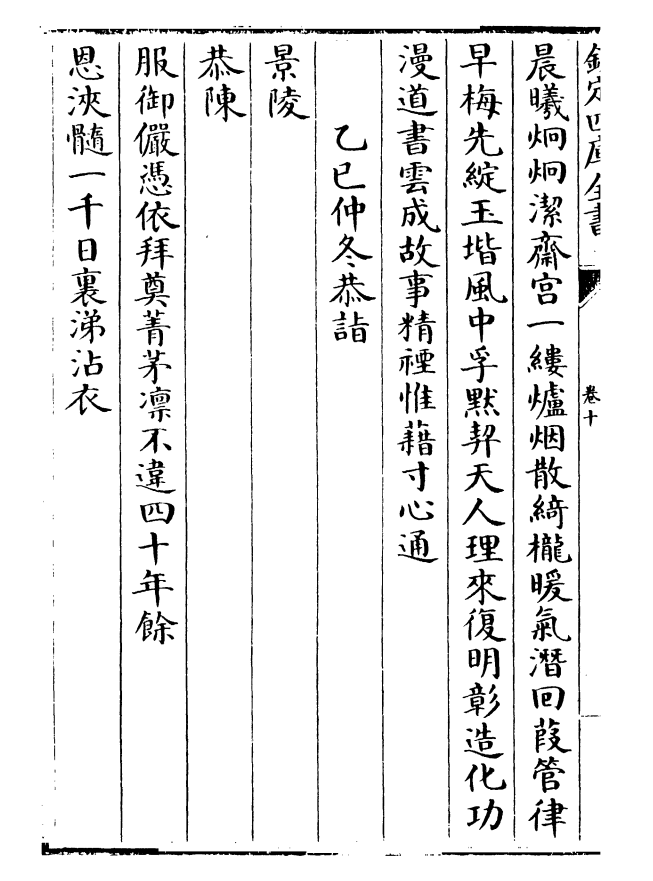
龍馭杳然邈不可攀俯仰徘徊曷勝今昔之感爰成一律以述追思

花開野甸不知名按轡依然輦路平細草當時隨駐蹕垂楊此日繞行營河山滿目

音容邈風景關心歲月更禁旅多年蒙

教養畀予戡定作干城

冬至齋宫



晨曦炯炯潔齋宮一縷爐烟散綺櫳暖氣潛回葭管律早梅先綻玉堦風中孚默契天人理來復明彰造化功漫道書雲成故事精禋惟藉寸心通

乙巳仲冬恭詣

景陵

恭陳

服御儼憑依拜奠菁茅凛不違四十年餘

恩浹髓一千日裏涕沾衣

寢園翠繞熊羆護陵樹霜寒烏雀稀翹首五雲猶在望
恐乘清蹕告言歸
已酉夏南甸大閱
陳師鞠旅卜良朝萬里餱糧備已饒習戰自能嫻紀律
臨戎惟在戒矜驕劍瑩鸊鵜清光閃旗繞龍蛇赤羽飄
聽徹前鋒歌六月雲臺合待姓名標
雨後九洲清宴望西山
蕉葭葉上雨聲過乍覺新涼颯颯多山色崔巍千疊翠

湖光瀲灎萬重波遊魚避釣依寒藻翔鳥驚絃就碧蘿
莫訝金風催改序秋暉偏好快晴和

五言排律

瞻仰盛京宮闕念
祖宗創業艱難恭賦二十韻

奉
命趨遼海猗歟仰舊宮逶迤龍脈遠詄蕩鳳城雄念昔
開洪造乘時建武功師征方自葛考卜重遷豐一劍風

塵際三陲指顧中神威宣率土
皇極協蒼穹式廓彌增壯維垣遂克崇八門連闠域雙
闕竦高空曳珮千官列輸琛萬國同兵農咸定制禮樂
漸移風爰及純熙介覃敷景歷融寰區欣奠鼎故里抱
遺弓沛邑恩優渥舂陵望鬱葱星躔爭拱北王氣本從
東綿瓞鍾靈盛凝庥後裔蒙
聖慈殷孝享敕諭遣微躬肅覲興京勝恭承祀典隆丕
基勞櫛沐奕葉荷幈幪松檟靈祇護檐楹肸蠁通

祖宗光烈在明發惕愚衷

述懷

眇躬臨億兆兢業凜淵深先哲羮牆見前徽手澤尋弛

張遵

祖訓賞罰順天心庶績勤宵旰私居慎影衾衞詩防湎

酒夏訓戒從禽每喜親耕稼長懷勸織紝蕺葵村落圃

桑柘水邊林民乃邦之本誠為帝所歆三冬盈瑞雪九

有遍甘霖歲稔田家樂河清漁父吟羣英襄治理列士

獻規箴勉詠南薰曲多慚繼舜琴

七言排律

我

皇考深恩慈愛過于高厚一旦背棄再覲無期遥想

音容彌殷哀慕苫塊之次言出痛忱非同寄情于詩文

也於戲罔極之德報曷能盡終天之慕詞豈可

宣此篇乃中心迫切不能自禁之詞翰林諸臣

各依原韻進呈朕覽

慕思

君父淚千行四十餘年顧復長高厚恩深悲罔極瞻依情切託靡方

天顏咫尺忽成隔庭訓趨承難再望提命諄諄猶在耳樽彝肅肅總摧腸銜哀但覺

蒼旻遠舉首惟悲白日凉展轉心增風木恨劬勞忍誦蓼莪章

仙軿已返層霄上夜夢仍親

御座旁海水可枯石可化終天仰戀詎能忘

立秋前二日遊湖亭

放情幽興付漁簑瀟灑林亭樂太和每踏芳叢尋古句閒乘小艇泛清波烟凝翠黛山疑霧風蹙斜紋水似羅深砌蛩鳴殘暑退高梧蟬噪晚涼多炎雲漸斂秋將近霽景纔看夏欲過靜聽菱歌音韻好何須簫鼓濟汾河

六言詞

田家四時詞

春

陌頭柳葉初放溪上桃花欲燃處處青鳩呼雨家家黃犢耕烟牧童羣嬉挑菜餉婦自解撑船借問浪遊城市何如樂業郵田

夏

帶露葉盈蠶箔翻雲麥熟田家白水千塍秧馬綠陰幾戶繰車日午鳴蟬遠近風薰飛燕横斜男女適均勞逸相逢只說桑麻

秋

風露微涼天氣四鄉一派秋光蕎吐東阡雪白禾香南畝雲黃青刈園蔬足雨紅收林實經霜舉室欣逢樂歲商量築圃登場

冬

靄靄炊烟茅舍霏霏臘雪柴門關靜閒眠羔犢籬牢安穩雞豚夜織梭鳴啞軋朝舂杵韻喧繁賽社村擊祭鼓歌呼新釀盈盆

七言絶句

懐邊地將士

天禄延儒方偃武長楊罷獵豈佳兵無端戍火明西塞勞我星旗向遠征

月照天山玉帳髙風吹霜氣透征袍年來倦聽嘉禾頌一飯寧忘汗馬勞

玉門關外草連天一騎飛馳到日邊報道單于甘就撫羽林齊唱凱歌旋

將軍跨馬擁戈矛壯士驅車久未休一紙捷書期早至
黄金鑄印待封侯

竹月

蕭蕭疎映月昏黄浥露凝烟暈素光陰轉粉牆鋪翠影
湖州新寫墨篔簹

宴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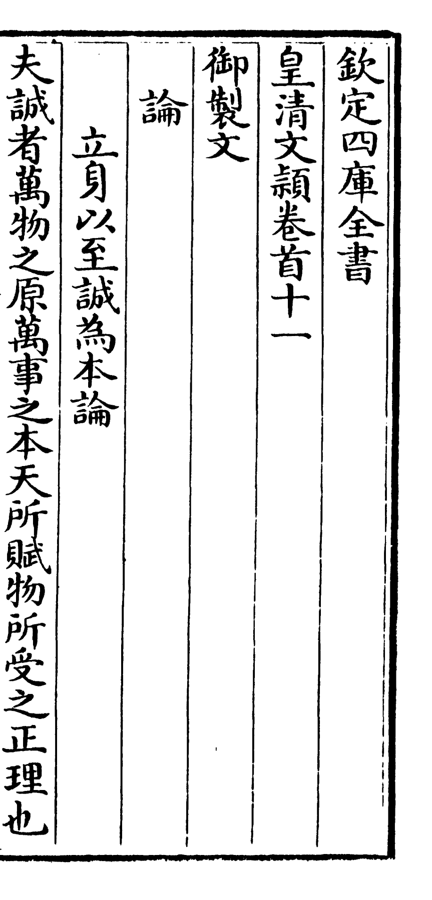
花月依依入暮春坐花醉月綺筵新始知蟾魄無私照
瓦缶金尊各一輪

池月

半畝池涵天作底一番風過水流金驚看錦鯉如梭擲織就横紋緑綺衾

山月

林深鳥宿夕烟暝玉鏡揚輝不受扃夜籟寂然羣動息一輪飛過萬山青



皇清文頴卷首十一

御製文

論

立身以至誠為本論

夫誠者萬物之原萬事之本天所賦物所受之正理也故在天則為乾元坤元而萬物資始資生在人則為能盡其性參天地而贊化育然人咸具是理而鮮能全之

故曰蔽於私溺於習而天理幾乎失矣聖人者出作君作師修道以立教教人由誠之之道以馴致至誠之域故曰立身以至誠為本豈非實理本於生初在人之自勉乎蓋至誠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旣能擇善又能固執則可進於誠矣而身立矣夫立身不外於言行而言行不可以外飾言必期於有物則言可為天下法矣行必期於有恒則行可為天下則矣誠故也立身必先於忠孝而忠孝不可以偽為視無形而聽無

聲則養志承歡可云無忝矣公忘私而國忘家則盡忠補過可稱匪懈矣誠故也其要在克己己不克則私欲潛滋何以能誠其功又在慎獨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先儒有言曰學始於不欺暗室良以獨不慎則發念行事終為小人之歸耳然則克己慎獨者求誠之切務也歷觀古來聖有安勉而皆本於誠書曰欽明文思安安堯之至誠無間也又曰元德升聞舜之至誠上達也仲虺之誥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丹書曰敬勝怠

者吉義勝欲者從此湯武之勉而誠也勉而誠與至誠無異堯舜湯武莫不稱之為大聖故曰及其成功一也然則欲誠其身當擇善固執克己慎獨以馴致於至聖之域以之參天地贊化育不難矣

讀書以明理為先論

天地之間萬事萬物莫不有理理者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是故日月星辰之朔望躔次陰陽寒暑四時之推遷往来皆天之氣也而有乾健於穆不已之理主宰乎其中山川河嶽百穀草木之麗乎地以生者亦莫不賴坤元載厚之理以為之根柢人性之仁義禮智賦乎天之正理也因之而見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及變化云為萬有不齊之事由是觀之天下事物孰有外

於理哉故聖人之教人講學亦曰明理而已矣盖理者道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其用在天下其傳在聖賢而賴學者講習討論之功以明之六經之書言理之至要也學者用力乎明理之功以觀六經則思過半矣所謂明理者明其所當然與其所以然所當然者父子當親君臣當義夫婦當别長幼當序朋友當信之謂也所以然者父之所以慈子之所以孝君之所以仁臣之所以忠夫之所以率婦之所以從長之所以愛幼之所以恭朋

友之所以責善輔仁之謂也知其所當然然後信之篤而不悮於岐趨知其所以然然後喻之深而不能以自已至於一事一物亦莫不明其表裏精粗與夫善惡是非之宜夫如是然後理明而有所持循此大學明明德之功必以格物致知為先中庸擇善之目必在於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先儒講論亦必以講明為踐履之本先聖後聖豈有二道哉雖然明理要矣而既明之後則又在於行之之功苟或知有餘而行之不足則雖精義

入神亦無當實用盛德至善竟何有於我哉故致知與力行相須為用而致知則在所當先何以言之知都會之壯麗而欲往觀之必先悉其所由之路而後行焉悉其所由之路是明理也身往由之是力行也苟不知之悉而往行之則有失徑迷途之譏為學之功亦如是蓋知仁為萬善之本必不逞私欲而為利已害人之事矣知義為萬事之宜必不自昧其羞惡之良而為偷安苟合之事矣此講學之必以明理為先也故書之稱堯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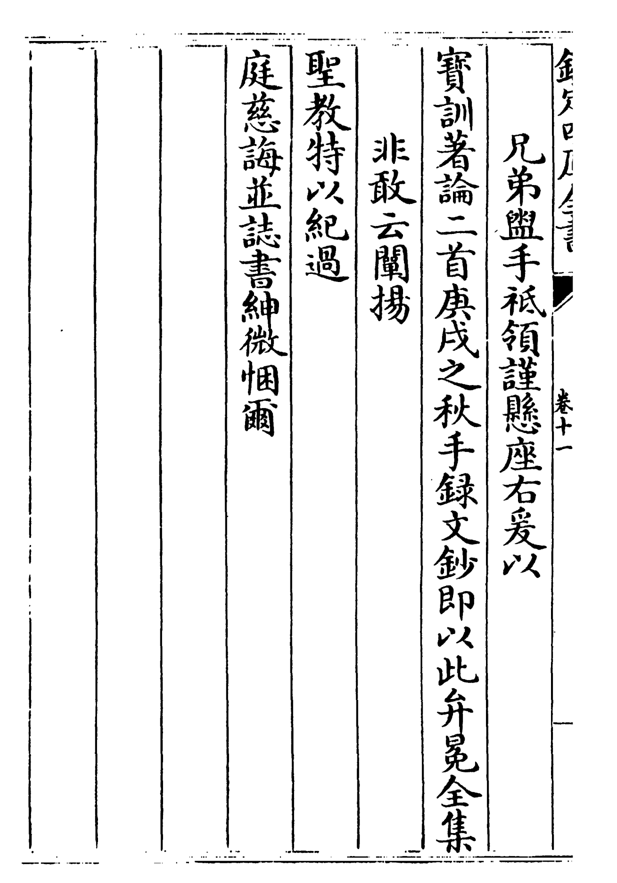
欽明稱舜曰文明堯舜天下之大聖也而其所以成大聖者則以明為本焉彼不務明理而徒以記誦辭章自耀者是猶舍璞玉而貴碔砆而彼不知而冥行者是猶去燭而夜行均為惑之甚矣

雍正七年

皇父駕臨上書房

親灑宸翰

恩賜御聯題曰立身以至誠為本讀書以明理為先余



兄弟盥手祗領謹懸座右爰以

寶訓著論二首庚戌之秋手録文鈔即以此弁冕全集

非敢云闡揚

聖教特以紀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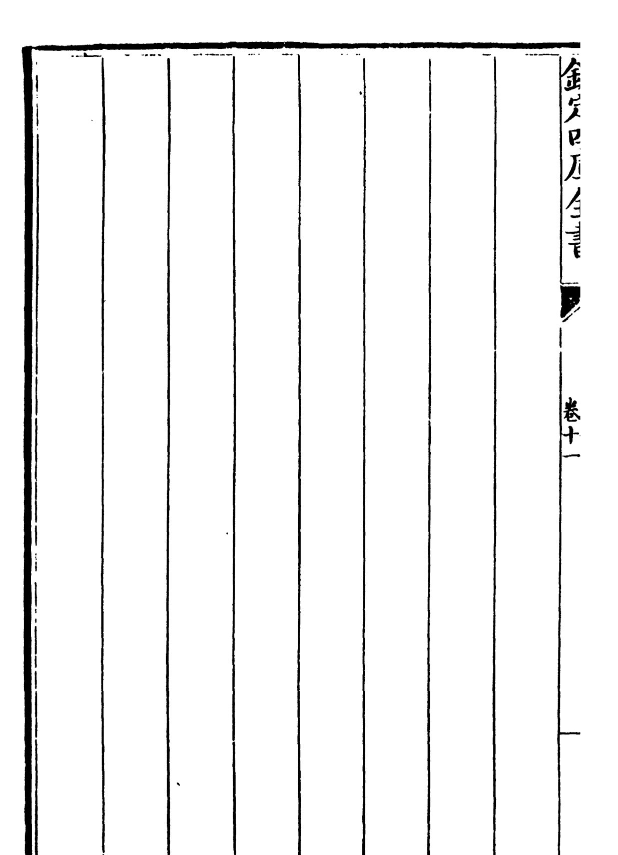
庭慈誨並誌書紳微悃爾

信而後諫論

詩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夫仲山甫之補袞職也柔嘉維則天子是若蓋其誠信素達於人君而人君鑒其誠諒其忠故諫無不從言無不聽雖宣王聽言之美亦山甫取信有素也故子夏曰君子信而後諫可謂知進言之道矣蓋君臣一德上下志通然後可繼都俞吁咈之盛而致治於熙皞故人君聽言之道固不可懈而為臣者亦當思所以善進其言之道焉夫人臣諫君非

可易胥也必能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職業修於涖官之後忠誠達於未定之前然後法語不傷於猛巽語不孅於諛是故為人臣者必無趐而不諫之理但當素盡其誠使人君信之而已若素無忠誠之心則雖激於一時犯顏強諫而於國事終無濟也雖然信而後諫理也若事至於危急一日不言則民受一日之害一日不言則天下之害甚於一日斯亦可以待其信而不言乎故魏徵之與太宗信而諫者也陸贄之與德宗不必待其信

而諫者也而後之人均是之者以贄雖不能信於德宗而其忠誠天下後世自信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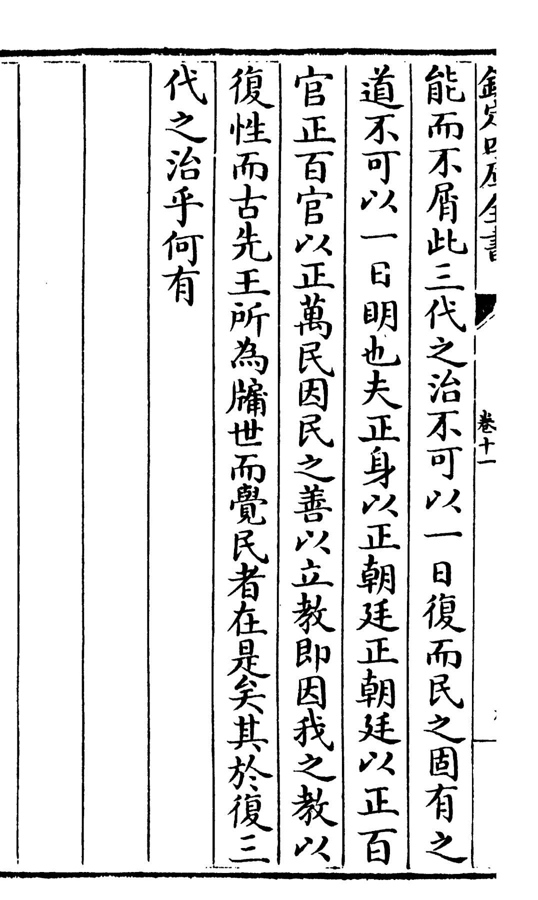


修道之謂教論

道之大原出於天禀乎天之命以為性而因乎性之良能以為道故率性之謂道實天地自然之理也然性無不善感於物而動則有欲欲日以引而道或有所不行上天眷命作之君師使有以節民之情而復性之善以行其道故曰修道之謂教非道之外别有所謂教也葢人禀五行二氣之靈首萬物而具五性仁義禮智之德忠信孝弟之行皆備於我然聖者能之而賢不肖則有

過不及之差焉古昔聖王之治民也漸之以仁摩之以義節之以禮和之以樂熏陶涵養使德日進而道自修自十五入學廸以性之所固有老而靡他焉故仁讓之風周於十室而人民惇厚後世莫及盖教之以孝友睦婣任卹之行而仁道行矣分貴賤定上下明賞罰辨等威而義之為教行矣鄉飲社會以及冠婚喪祭莫不有禮而禮之為教行矣師友以解其惑學校以遒其趨而智之為教明矣立此四教而使民日就月將無詭異之

習詐偽之萌而信之為教得矣故君師之責修而道乃不虚三代以下致治之盛如漢之文帝唐之太宗宋之仁宗皆朝乾夕惕勤勞匪懈然不圖其本而務其末徒有恵愛之政而無教養之實方之漢唐則令主比之三代則庸君此無他教不能行則道無由明於天下也夫天無不賦以性之人則天下無不能率道之人人君果能明德以新民修道以立教則朝行而暮效矣何難之有哉而昏庸之君自謂不能而不行英明之君自謂已



能而不屑此三代之治不可以一日復而民之固有之道不可以一日明也夫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因民之善以立教即因我之教以復性而古先王所為牖世而覺民者在是矣其於復三代之治乎何有

上下交而其志同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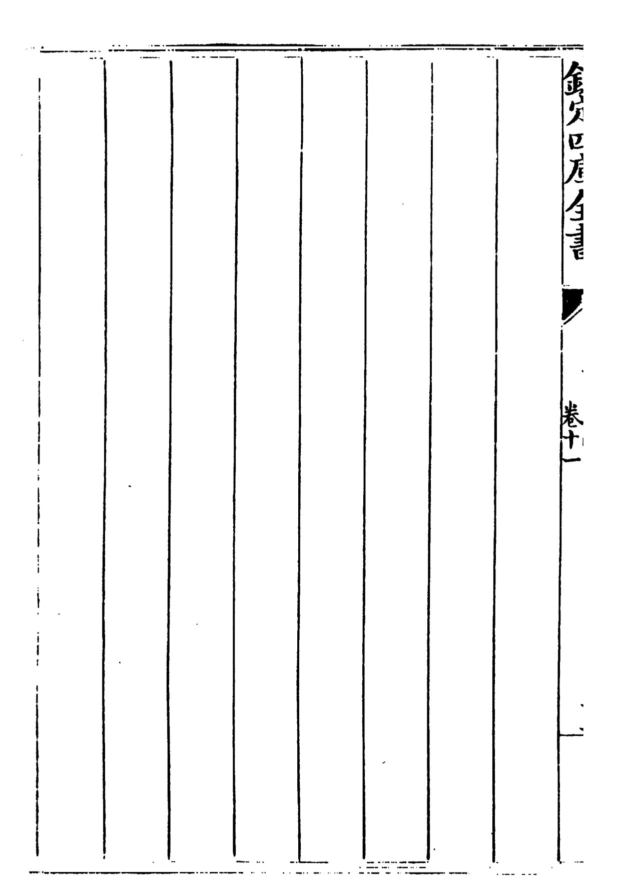
夫天下安寧治登上理必賴明良一德咨謀啓沃然後上下一心庶績允凝而萬方順則也易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可以覘治世之氣象矣盖天髙而地下君尊而臣卑理勢之當然也君之不可下於臣猶天之不可卑於地然天地之形不可交而以氣交上下之分不可交而以心交故陰陽和而萬物順上下交而萬民化此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上下一心君臣相得則治反之

則亂合若符節信如應響故堯舜之於臯夔稷契成湯之於伊尹成康之於周召皆以聖明之君交聖明之臣而其致治之盛也勃焉三代下如齊桓之於管仲昭烈之於孔明苻堅之於王猛太宗之於房杜王魏雖未及上古君臣之以聖交聖然亦各以賢明之資得賢明之臣為之輔同舟共濟言聽計從故其治亦得小康貞觀之風後世稱盛蓋上下志交則天下乂安民受其福理不爽也至於亡國之君莫不由君尊而臣卑志驕而意

滿臣之忠言不達於朝廷國之大寶棄之於草野小人日侍左右而專事阿諛以取容雖有上下之分實無君臣之誼豈得謂之交哉故二世之寵趙高桓靈之任趙忠張讓隋煬之用虞世基豈非交所不當交而遠所不當遠之禍乎故易之理無定而惟在於貞與君子交則謂之泰而吉與小人交則謂之否而凶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夫紂之所與朝夕共處者豈無股肱心膂之寄哉然不交正人而所交皆小

人故殷以之亡武王之臣皆周召吕散諸人一德一心故膺天禄而保祚無疆夫人君莫不欲得賢才以自輔然而庶事未康至治不見者盖所謂賢非賢而才非才也然則果無賢才之可用歟曰彼所謂賢者乃善己者也所謂才者乃能以巧術奉上者也方是時草野之賢才深藏不出而已矣在位之賢才遯荒行遯而已矣間有碩果之存亦今日用之明日黜之而已矣又何能久於其朝哉誠能舉天下之賢才登之於朝而不疑誠以

接之信以待之上下一心交修罔懈則天下有何不治而隆古有何不復哉雖然此特為為君者言之耳書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古之大臣一日立乎其位一日盡乎其道陳善閉邪補衮職之所闕其用與舍惟君之命耳不謂君弗用而有懈惰之心夫如是然後上下相和得交泰之道而都俞吁咈之風日見於朝廷矣



家人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論

治國必始於齊家而齊家又在於修身修身之道莫若以身率之待之以誠而不使之怨臨之以莊而不使之狎則家道永昌以之治國平天下將無所不可矣易家人上九之文曰有孚威如終吉可謂得治家久遠之道矣盖居卦終而有剛德得威嚴之道惟卦終故以象家道之成惟有剛德故能孚威以待下治家之道當慎於其始防之不可不密故初曰閑有家謂及其志未變而

閑之也又當善乎其終待之不可不誠御之不可不嚴在上曰孚威信與威相濟則永得治家之道矣不但父子兄弟夫婦之間必如此而後得吉也凡家之中長幼尊卑皆當率是道以行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夫惟以威御之則近而不至於不孫以誠待之則遠而不至於怨雖然所謂威者豈鞭撻箠楚之加而所謂孚者豈煦煦焉徒事姑息為哉自勝其私語言可愛行止可法而不蹈非禮則人自畏

其感矣自勉以仁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妻子好合兄弟既翕則人自感其誠矣此又反身之要而治家者所宜先也

嘉言罔攸伏論

人君表正萬邦富有四海萬幾庶政日陳於前誠有所不至明有所不周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古先哲王之明目達聰咨岳咨牧者亦期嘉言之罔攸伏而已葢天下之智有不同而天下之理無一定故恃一人之智以為智不若兼千百人之智以為智人君雖明足以照萬邦燭萬事然天下千百人之智又何能盡兼萬事之至賾至動參錯不齊者又何能盡明所賴人臣陳善閉邪補

衮職之所闕使嘉言讜論日聞於前然後明徹燭隱政無不通而明無不照然人臣之能盡言者由人君有以啓之耳苟人君孜孜黽勉樂受盡言則人臣亦何惜而不言哉故大禹之祗承於帝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帝之答禹曰允若茲嘉言罔攸伏君難其位而好聽正言臣難其位而思盡正言此野之所以無遺賢而萬邦咸寧也夫君如舜臣如禹而一時君臣之所共勉者惟在各艱其位而受盡言舜又不敢當以為惟帝時克

則後世之欲圖治者舍是豈有二道哉三代以降推漢文帝唐太宗宋仁宗為令主然文帝仁厚儉約有餘而一時無大儒骨鯁之臣宋仁宗有韓范富歐諸臣而不能盡其用惟唐太宗以英武明智之資得房杜王魏為之臣終日陳言繩愆糾謬太宗屈已從之貞觀之風遠過於文帝仁宗者職此之由由是觀之納諫聽言顧不亟哉桀紂幽厲始皇之亡也其時之嘉言無聞焉豈果無嘉言之臣哉龍逄有嘉言而桀殺之比干有嘉言而

紂殺之厲王設監謗之巫始皇有妖言之禁夫舜禹君臣兢兢焉惟恐嘉言之伏而此數君者方遏之絶之又從而罪之欲其不亡豈可得乎尚論者所以遊心於都俞吁咈之世也

春王正月論

春秋為尊王之書始自隱公不曰王春正月而曰春王正月者其意深矣盖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欲王者奉若天時諸侯上遵王法示大始而欲正本也是故以春生之氣貫四時以王者之命正諸侯以正月之月統一歲王者所行必上本於天不承天以制號令則無法故以春居王之首諸侯不尊天王則無正故以王居正月之首政者正也政莫先於正始故以正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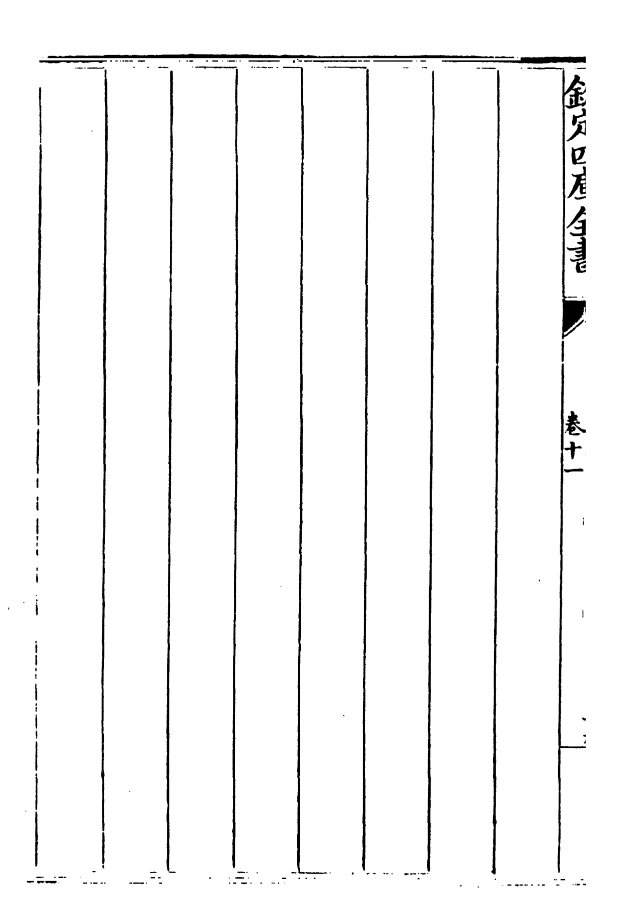
為一歲之首所以教後之王者上承天以制法度下建極以制諸侯則政行而教舉矣至於體元調元之說既失之穿鑿胡氏行夏時之說雖以伊訓証之而夫子乃從周者况春秋所書春正月無氷春二月無氷若用夏正則無氷不足為異矣冬十月隕霜殺菽若夏之冬則不應尚有菽矣周之改月改時何待論哉

作三軍論

周自平王東遷政令不行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於是朝覲之禮廢尊王之典衰而會盟征伐一歸霸主順者安之逆者伐之王綱陵夷而天下之事不可為矣魯自隱公至於襄公凡九世而襄公之世三家始專政所謂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者也三家之專政始於作三軍三軍者魯先公之受於天子者也魯頌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則三軍為魯之舊明矣而云作者葢魯已廢三軍

為二軍至是忽以私家之乘補公室之伍而為三軍聖人謹書其作毁而季氏險戾無君之罪畢著矣盖季氏專魯已數世至於宿而遂懐竊國之心故乘襄公幼弱託於增兵備敵而作三軍三分魯地而十二分其民季氏得四叔氏得二孟氏得一而歸其五於公以事大國徵師承貢則季氏沛然有餘而公室用多二家力少其勢不得不毁又顯令於國中入季者無征入公室者倍征則二家之民屬公室者如陷坑阱急思自脱故一旦

盡奪之公民咸順焉而公莫可如何也方作三軍時公年始十三故叔孫雖知其不可而不敢固爭至於毀之則四分魯國之地與民季子得二二子各一不獨君若贅疣而二子亦不得不屬服於季氏矣其毀中軍亦乘昭公初立叔孫身死家亂而急奪焉故余嘗謂宿之陰鷙狡譎乃萬世亂臣之渠魁而三軍之作毀則田氏篡齊三卿分晉之前轍也故特發其義以補先儒所未備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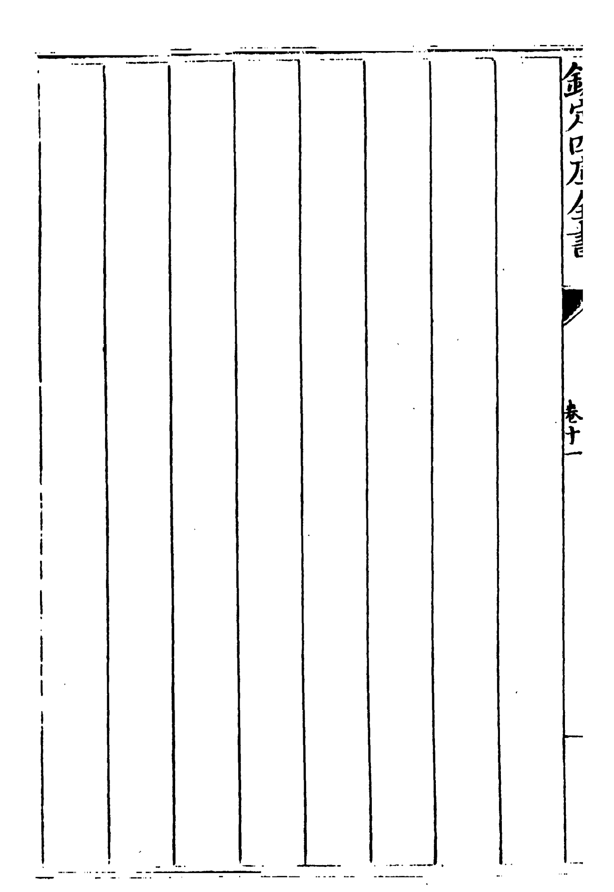


動亦定靜亦定論

天地之大德曰生終萬物始萬物而萬物莫不生長收藏之各得其時然其所以大生而廣生者亦曰易簡而已矣聖人體天以治其心以修其道以合體用而貫顯微然其所以聰明而時乂者亦曰定性而已矣定性者豈不思一事不慮一物兀若槁木而已哉動亦定靜亦定乃其所以為定性也善乎易之咸九四曰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從爾思貞者定也定則吉而悔亡矣憧憧

往来者不定也不定則朋從爾思朋從爾思凶可知矣
程子亦曰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
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無心無情者非無心無情也無
私心無溺情也惟無私心故心普萬物無溺情故情順
萬事非動亦定靜亦定之謂乎君子之學廓然而大公
靜之定也物来而順應動之定也靜定故主一無適虚
明洞徹而内邪無自而生動定故順理而行措施咸當
而用志不紛於外内外兼修本末俱備入聖之功豈外

是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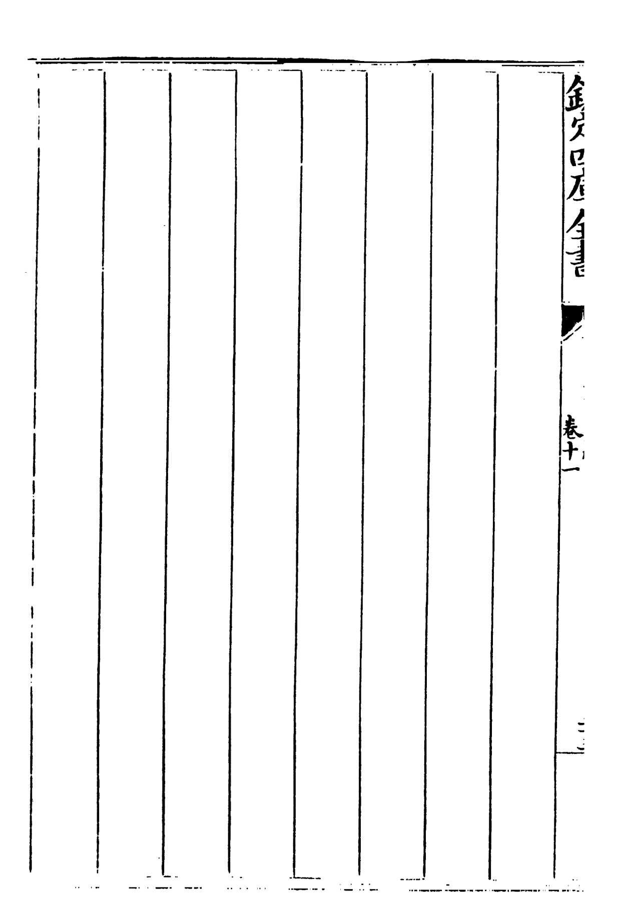


陸贄論

治有不生於治之日亂有不生於亂之時有國家者宜正其本而辨之於早也吾讀史至唐德宗之時謂朱泚之亂不生於姚令言而生於用盧杞復唐之功不在於用李晟而在於信陸贄天下之治亂社稷之安危在於人君用一人由是觀之用人可不慎哉當奉天之難天下反者十四五藩鎮擁強兵虎視中原而朱泚兵勁將強圍城累月其破圍解難冒矢石觸鋒刃以救帝復國

者固李晟渾瑊諸將之功而經營大計調和天下使諸鎮人人思慕唐德者非陸贄之功其誰之功歟余故曰復唐之功不在於用李晟而在於信陸贄也贄為人剛方嚴正而有經世之才其奏疏皆可行可法措之於天下則有治安之效大抵以仁義為本根貨財為末務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至於君子小人之分忠厚苛刻之别推誠任術之判未嘗不反覆為德宗言之故在奉天之時悉聽其言而藩鎮畏威梁州再幸道路相

失號痛如失左右手及天下略平大難略定乃置於閑散者數年雖命為相不能信用又聽裴延齡之讒而貶於遠州葢君子小人之分若此其難雖贄反覆言之而身亦不免於廢黜也順宗即位復欲用之詔未至而歿惜哉



黃鍾為萬事根本論

史記律書曰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一禀於六律六律為萬事根本焉蔡沈書傳又曰黃鍾為萬事根本夫順天地通神明類萬物之情莫善於律然雄鳴有六雌鳴有六三分損益而次第相生者其數並起於黃鍾黃鍾正則十二律正而天下之聲無不正漢志所以有律本之說也昔者黃帝使伶倫取嶰谷之竹生而空竅厚薄均者斷兩節閒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班固曰黃中

色也色尚黃五色莫盛焉鍾者種也陽氣施種於黃泉孳萌萬物為六氣元也其長得九寸其圍得九分其積數得八百一十分在氣為中氣在聲為中聲豈非太極元氣函三統為一而立天施地化人事之紀者哉且夫萬事之大端有五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而要莫不本於黃鍾黃鍾之數始於一而三之三三積之歷十二辰之數而五數備矣黃鍾之律九寸為宮緣此以定商角徵羽起十二律之周徑而

五聲和矣黄鍾之長以一黍之廣為一分十分為寸積而為尺為丈為引而五度審矣黄鍾之龠容秬黍千有二百十龠為合積而為升為斗為斛而五量嘉矣黄鍾之龠重十二銖兩之為兩積而為斤為鈞為石而五權謹矣虞書所謂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其以此也夫盖天下數必從其朔理必原其始乾之初九一陽始生天地之心而理數之權輿也黄鍾者於時為子其卦為復在人為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是則造化之樞紐品彚

之根柢得乎此以盡錯綜之數定變化之宗直一以貫之耳宜其為純粹中之純粹所由與天地同和者歟若夫定黄鍾之管者京房以準荀朂以笛蔡邕則以銅籥和峴則以景表以至或求之於度或求之於尺或求之於黍與鐸甚至執指節以尋黄鐘紛紜龎雜究莫得其指歸惟蔡季通所云多截管而吹之以候律元者其庻幾乎夫憑䙡考聲者形迹之論也審聲知音者神聖之藴也善乎馬氏之言曰心之精微口不能授性所觧悟

筆不能書惟人心自得其中和聲為律身為度然後究極理數博考典章以合天地之元聲此則宰萬事於一心而探本窮原有存於律象之先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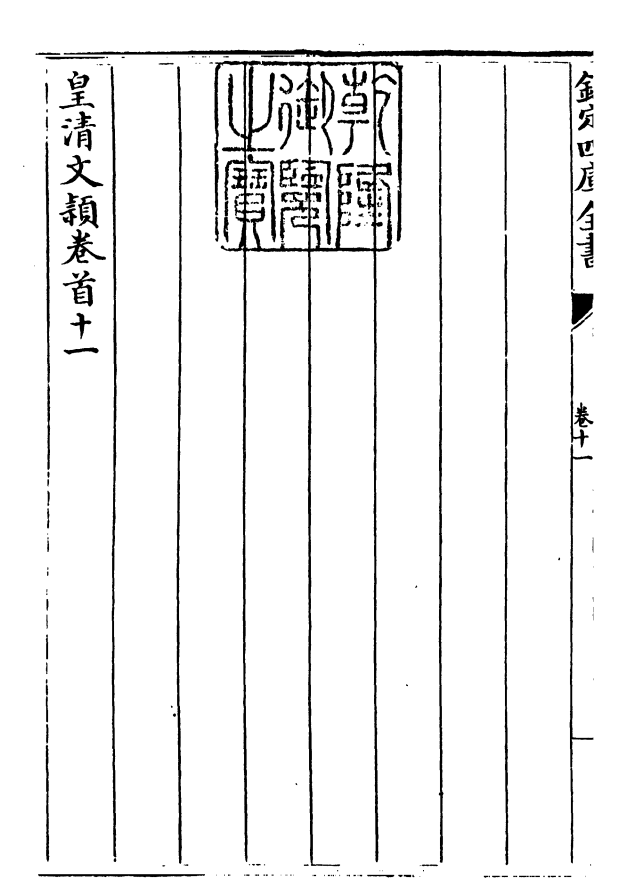
説

復性説

性者體也情者用也制情以從性性其情也拂性以縱情情其性也情其性則性為情矣烏在其為本性也然則如之何而後可曰有復性之道焉復之之道何居曰克己以復天命之本然使和其情以順其性而已在易復之初爻曰不遠復旡祇悔孔子觧之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言性本無失有失而能速復則身脩矣在天為

一陽復見在人心為本性復明豈有悔哉孔子舉此以賛顔子劉屏山舉此以教朱子以其為脩身復性之要旨也六二曰休復吉孔子解之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初陽乃天心之見仁也二近初陽有下仁之美言復之之道又在好德親仁涵養薫陶以日復其性而休休然有餘裕也六三曰頻復厲无咎頻復與不遠者殊科故厲然能復則无咎矣六四曰中行獨復卦五陰獨四與初相應處衆小人之中獨能與一君子合志同方不言

吉而吉可知故孔子以從道美之至五之敦復則曰无悔上之迷復則曰凶以此見復性之道當謹幾察微不貳其過修身以克之下仁以休之獨復以持之敦厚以居之而不使之頻復而迷復焉則所謂天命之性五常五倫之美皆在我而不為習所遠矣吾故曰復性之道在克己以復天命之本然使和其情以順其性而已



皇清文穎卷首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皇清文穎卷十二三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陳燦

謄錄監生臣徐如灝

皇清文穎卷首十二

御製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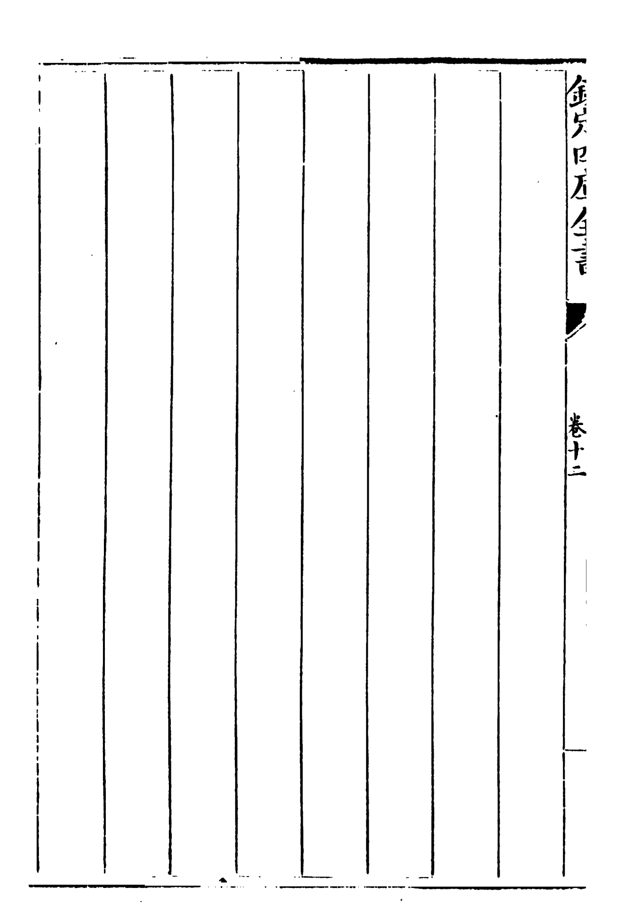
序

貞觀政要序

夫三代以上君明臣良天下雍熙世登上理自東遷以降風俗日薄天下無復熙皥之美雖有質美之主望治甚切而所以屈已從諫力行善政者終不能有以震古

而鑠令及唐貞觀太宗以英武之資能用賢良之士時若房元齡杜如晦魏徵王珪諸人布列左右相得益彰蓋自三代以下能用賢納諫而治天下者未有如此之盛焉史臣吳兢纂輯其書名之曰貞觀政要後之求治者或列之屏風或取以進講元至順間戈直又刋其書以行於世余嘗讀其書想其時未嘗不三復而嘆曰貞觀之治盛矣然其所以致治則又在於用此數賢而數賢之中又推魏徵裨益為多然魏徵不能自必信用於

太宗以見其功業則又知太宗所以獨信魏徵言聽計從而見效若彼者固人君所當服膺書紳而勿失也書中分目目中有條條之末引先儒之言而論斷之其有望於後王也深矣人君當上法堯舜遠接湯武固不當以三代以下自畫然觀爾日君臣之所以持盈保泰行仁義薄法術太宗之虛已受言諸臣之論思啓沃亦庶幾乎都俞吁咈之風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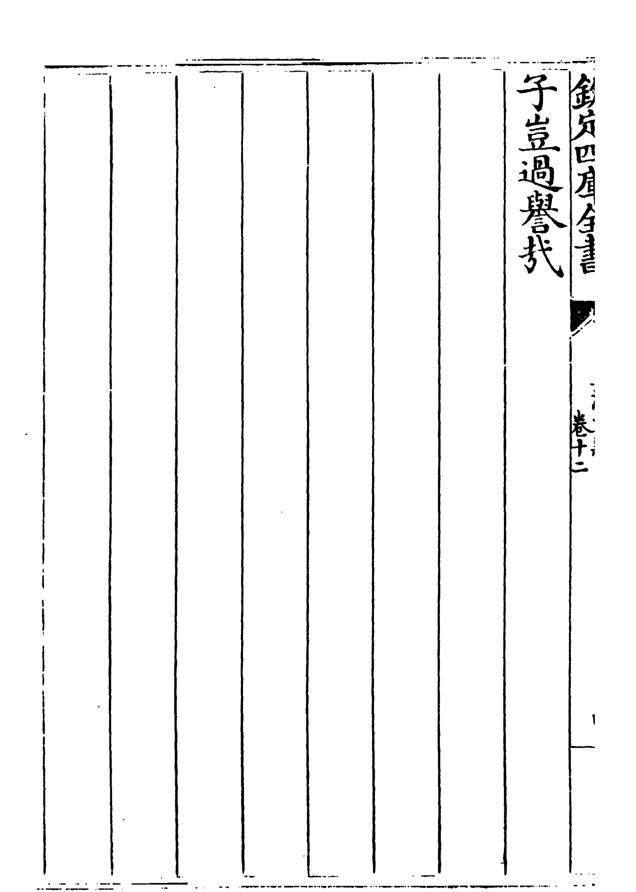


韓文公文集序

天下之事有其藝則必有精於其術無論小大精粗能使機應於心技凝於神則外物不能紛而後之習其藝者皆奉以為師法養叔治射離婁治規矩師曠之於音聲倉公之於病匠石之斤公孫之舞皆造其堂而嚌其胾傳之後世而無窮夫文亦天下之一藝也精其術可奉為師法者周有左氏漢有賈誼董仲舒馬遷相如劉向此數子者雖非見道之文要皆卓自樹立不合流俗

而其文之古樸亦非浮華澆漓者所能及迨自五代剖分文弊質窮天下之言文者務以藻繢為事娓娓如婦人言世道衰微人心由之偽薄至唐并天下蔚興文教殆百餘年而後昌黎以六經之文鳴天下由是言之文之係於世道人心亦大矣蓋昌黎之於文所謂造其堂而嚌其胾因文以見道以斷至於古之立言者也其自用之功在於培養仁義以為立言之本而其所得之趣則氣盛而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至其不蹈襲前

人一語不煩繩削而自合規矩不顧世人之笑謷反刓以樸刻偽以醇粹然一出於正後之習文者皆奉為師法而莫有能加焉噫亦至矣雖然公非徒長於文者其道德謨猷皆有唐一代之特出而不能大顯於憲穆之朝者氣運之遷流非人力所能挽耶抑使之少抑於一時而終揚于萬世耶將全於此則不能全於彼耶孟子距楊墨而道以之傳昌黎排老佛而道亦因文而見起衰反正始若未之信終大顯于時蘇子瞻以之上擬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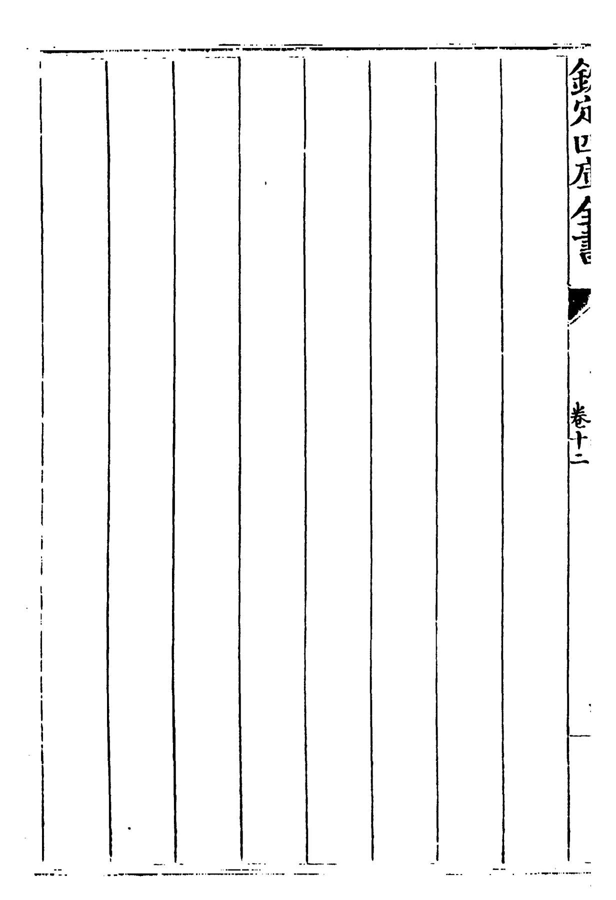
子豈過譽哉

杜子美詩序

夫自上古康衢有擊壤之歌虞廷有卿雲之詠帝與皋陶禹益諸臣勑命賡歌拜手颺言於一堂歌詠之興有自来矣爰逮姬周公旦公奭調宮協徵律其節族舂容乎大篇堂皇乎雅辭化自二南達於列國上自公卿下至黎庶至於變風變雅亦莫非忠臣義士攄其忠悃發為歌辭好色而不淫怨悱而不亂皆可以勸懲當時為敎後世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孰謂詩僅緣情

綺靡而無關於學識哉然三百篇之詩不拘格律而音響中度所謂大羹不和而有至味也漢變四言為五言間亦有七言之體至魏晉而音韻愈盛入唐而格律益精鹽梅之設大羹之害也七竅之鑿渾沌之賊也至有不言性情而華靡是務無勸懲之實有淫慝之聲於詩教之温柔敦厚不大相剌謬乎是以言詩者必以杜氏子美為凖的子美之詩所謂道性情而有勸懲之實者也抒忠悃之心抱剛正之氣雖拘于音韻格律而言之

愈暢擇之益精語之彌詳其於忠君愛國如饑之食渇之飲須臾離而不能故雖短什偶吟莫不睠顧唐祚繫心明皇蜀中諸作尤致意焉屈原放逐離騷是作後代尊之為經子美之詩亦因其顛沛流離抱忠秉義不究其用埀於詩以自見故後世宗之參之於三百篇之列若夫較一字之長爭一韻之巧摛華藻於篇章誇博贍以耀衆者藝也非所以求子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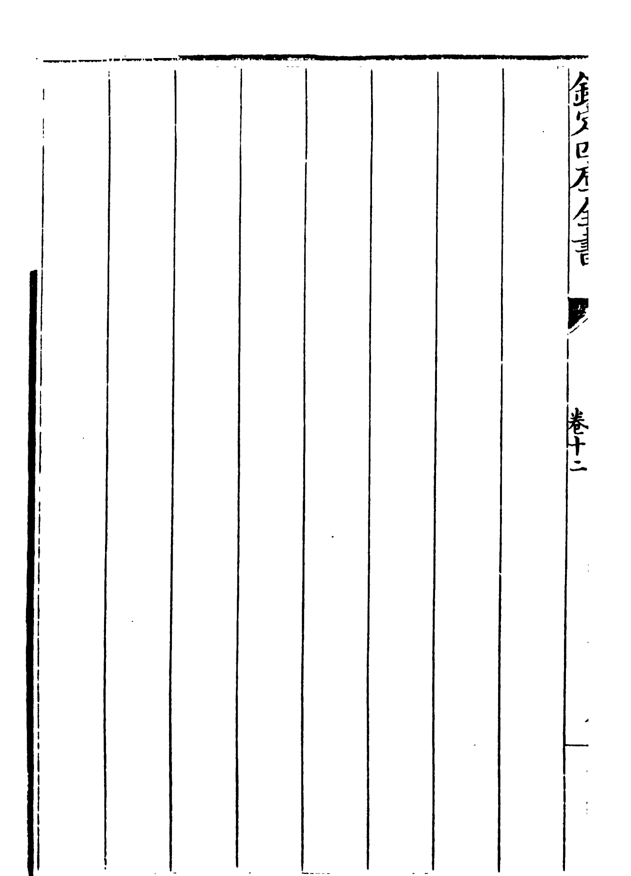


朱子資治通鑑綱目序

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夫春秋亦一編年之書而曰亂臣賊子懼者蓋謂彰善癉惡比事屬詞誅奸諛於已往杜僭亂於將來使亂臣賊子不畏王法者讀此書而知懼豈非有功於世道人心者哉三代而下孔子之道幾乎息矣故臣叛其君者有之子背其父者有之而亂臣賊子無所忌憚子朱子生於周程之後修明絕學深痛而甚憫之祖夫子春秋之筆削因温公通鑑之書

更創義例為書曰資治通鑑綱目其自序曰表歲以首年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分注以備言洵哉善善惡惡是是非非具於一篇之中而無不備矣然後人知忠臣義士必獲天休也雖不用於一時而後世莫不褒歎效法之恐後也亂臣賊子必攖天誅也雖幸免於當世而千載以下公議莫逃也彰善癉惡比事屬詞雖不足以盡春秋之義抑其大畧則可謂同揆矣夫三代以下傳世久遠者莫如漢唐當其盛時政教恩澤入民之深

非不可稱然其易代之際死君事者可數焉自修綱目之後士知顧禮義廉恥以事二姓為辱故南宋之末忠臣義士捐軀而徇王事不肯忍恥偷生以求苟活者屢見于史策之中且元代宋明代元無分析割據如前五代後五代之亂者亦因忠奸賢佞褒嘉貶斥凜若衮鉞人知有所懲勸懼見誅於後世也如是而謂之綱目修而亂臣賊子懼其誰曰不然



送五弟奉

命往祭

闕里文廟序

雍正八年冬十月新修

闕里文廟告成殿廡門陛黄瓦丹雘既宏既隆圭瓚俎

豆鐏罍之罷

頒自上方

聖天子親書大成殿大成門匾額復命良工重摹

聖祖御製文廟碑文孝思繼述重道崇儒兼備於此既成例宜遣官祭告

皇父特重其禮

命皇五子齋居潔誠治裝減從以行余與吾弟夙夜之與俱飲食之與共講習討論之日親至于今二十年兹往千里之外能無依依繫戀而不忍舍顧思人自孩提以至於老大讀孔子之書未必能志希賢聖窮理探源以至於知孔子之道也幸而知之矣而私累之未捐精

進之不勇則鮮能行之既行矣未有不心慕孔子欲登其堂而入其室者吾弟力學敦修不敢自懈於聖人之道者有年矣今奉

命往祭

闕里瞻宮牆之數仞則欲得其門而入以見宗廟百官之美富也對聖貌之巍巍則思溫厲恭安如在其上而自省其躬修也遊禮樂之區想見金聲玉振之氣象是行也不益以增其嚮往服行之心而為有生一大快乎

皇父猶有後命命吾弟祭闕里畢即往致祭岱宗吾弟往哉昔孔子嘗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述之蓋謂得登聖人之堂與聞聖道之精深廣大則諸子百家羣言皆小也猶之登泰山之高者得覩其嶔岑峻極則岝峉培塿皆不足言也吾弟既登聖人之堂又登泰山之高誠敬之日積仰止之日深視瞻之廣澗胸次之豁然古文人學士所謂遊名山大川以助其文思筆力者又烏足云哉

稽古齋文鈔序

天地間有大本焉孝悌是也有大文焉詩書是也有本有文積於中而發於外有德之言是也孝悌以立其本詩書以暢其支而因發為有德之言英華暢達而不可掩能全此三者寡矣至若生帝王之家居富貴之地子道臣道交萃於躬夙夜匪懈篤念天顯尊聞行知究極於高明光大之域非以道自勉者能乎哉吾弟少於吾甫三月

皇父在潛邸時育吾三人於東西室及九歲讀書同受經於傅先生至十二歲時吾隨侍
皇祖宫中不能朝夕共處者蓋半載及我
皇父位登宸極妙選天下之英賢以教育吾三人凡八年于兹矣斯邁斯征日就月將以期不負
皇父顧復燕貽之至意無時敢自懈也八年秋九月吾弟彙訂其序論雜文詩賦凡若干卷而屬序於余余曰吾輩所重豈止於文而已耶必若向所云三者皆克全

之然後盡吾職焉吾弟在
皇父膝下二十年愛敬懇摯從未有過愆與吾自孩提
以至於今且孺且耽怡怡如也從諸先生敬業一堂既
饜飫於詩書矣而發為文詞觀其言藹如考其意不外
古聖賢名儒之旨所云三者翼翼焉亹亹焉日進而無
疆豈止以文自鳴者哉余既以同氣之親相親相勗於
平日晨夕之與俱筆硯之與共爾我形骸之悉化茲序
其文其衷懌欣暢又當何如乎

執中成憲序

惟我
皇考法天行健一日萬幾宵旰不遑猶以其間簡命儒臣採録經史子集所載自古帝王元德顯功訏謨大訓以及名臣奏章先儒語類深切治道者次第進呈
皇考親為刪定命曰執中成憲始于雍正六年仲春成於十三年中夏未及刊布而我
皇考遽遐棄臣民予小子煢煢在疚未之前見也嗣統

既月勉從諸臣請躬涖庶政始發而讀之既卒業然後知
聖心聖學實與堯舜孔子同揆而汲汲於是編則專以啓迪我後人示之標準也間嘗殫思大學一書竊見仲尼祖述堯舜之實義焉其所謂明德者即虞書所謂道心也所謂明明德者懼其為人心所蔽也所謂格物致知者嚴辨人心道心之界以盡萬事萬物之理即書所謂惟精也所謂正心誠意者力祛人心之雜以致道心

之純即書所謂惟一也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止於至善者即書所謂允執厥中也然極乎執中之量則惟堯舜為無歉而中之散見於萬事萬物者則不惟三代聖王即秦漢以後仁厚英哲之君下及中主亦必有一事二事之合焉不獨臯夔益契伊傅周召孔曾思孟即近代羣儒文士亦必有一話一言之合焉故中庸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蓋中之理無事無物而不具亦無人而不知是即明德之根於

性而不息者而惟舜能察之惟舜能執之惟舜能用之故善與人同合德於天地我

皇考編定是書自二帝三王之事古聖賢之言下逮羣儒文士之可節取者兼收而不遺用是道也

皇考之治天下無一事不審其則無一物能匿其情即書所謂惟精大學所謂格物而知至無一時之不敬無一念之不誠即書所謂惟一大學所謂心正而意誠故凡施於政教者或予或奪或寛或嚴或抑揚遲速之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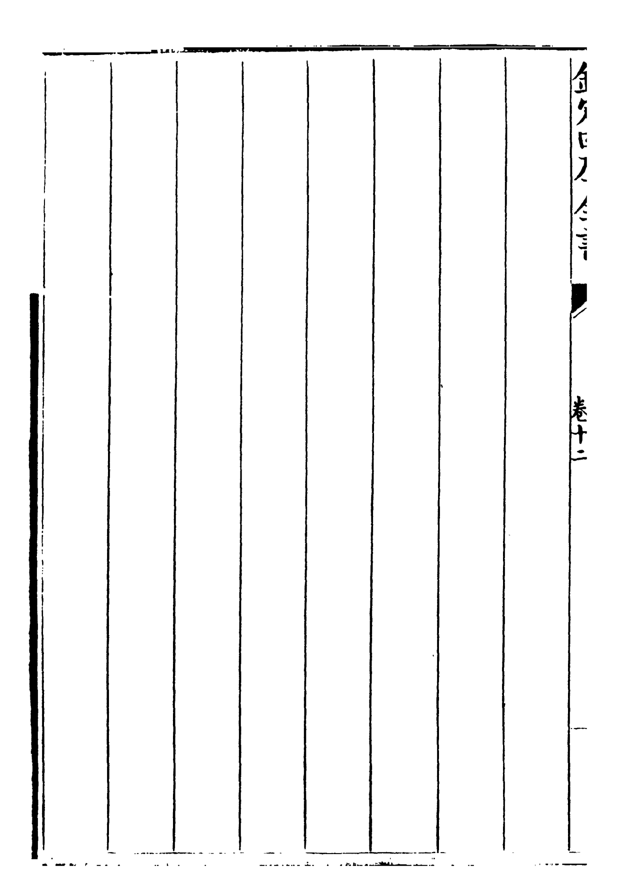
有不同而無不立乎大中可為民極即書所謂執中大學所謂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而明德新民皆止於至善也而所以立綱陳紀更化善治其大者皆斷自聖心而細者亦博採於衆議有其人不能皆入於善而一言之中必不廢焉即中庸所謂好問好察執兩用中也然我

皇考聰明睿智夙具於

聖性而養成於

聖學者已數十年故
皇考之惟精乃不思而得
皇考之惟一乃不勉而中
皇考之執中而化成天下乃從容中道無為而成豈復
有資於是書所以
親為刪定者正恐在後之侗懵然無見於執中立極之
道爰示之以成憲也豈惟予小子奉以終身惟日兢兢
無敢踰越哉世世子孫茍能服膺勿失而溯其淵源則

於堯舜孔子之道一以貫之矣豈惟君人者舍是無以建其有極以消天下之偏陂反側哉凡百有位果能是訓是行則上之可輔理成化以著勲猷而下亦可以謹身而寡過於以謨明弼諧共臻喜起明良之盛無難矣



日知薈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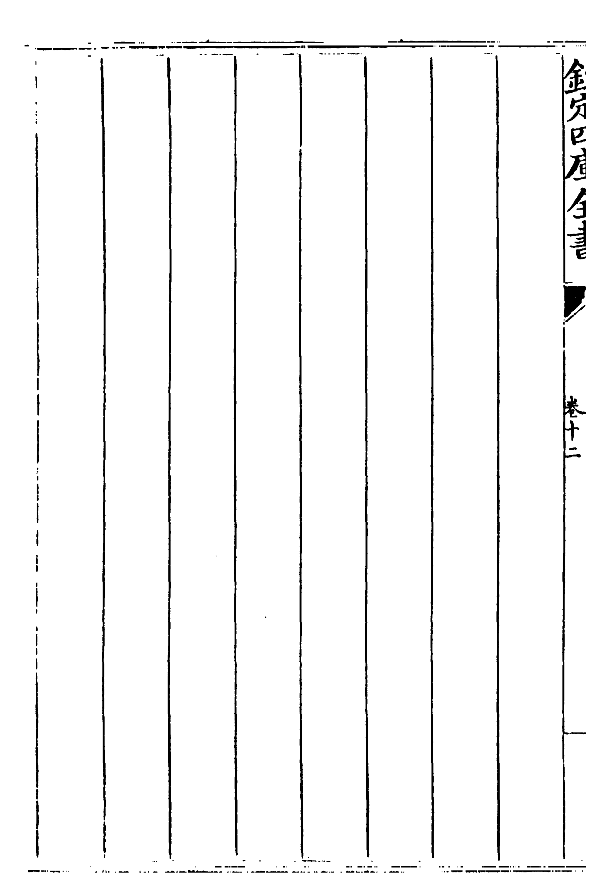
日知薈說者取予嚮日日課所為文刪擇編次合而錄之爰定之以名也予禀承

庭訓懋學書齋留連往復於六經四子之書求其義蘊精微旁搜諸史通鑑考定得失區明法戒以至儒先緒論詞苑菁華莫不遍覽雖究心探索饜飫其中然考之

古聖賢躬行實踐之學蓋恧焉而未逮自十有四歲學屬文至於今又一紀矣其間日課詩論雜文未嘗少輟

積成卷帙瑕瑜各半踐阼以来萬幾待理豈復得如曩時專志篤學日與良師友敬業樂羣於翰墨之塲哉紬繹舊聞念兹弗釋因取其精去其疵録其正棄其偏合二百六十則釐為四卷而舉凡道德性命之㫖學問政治之要經傳之淵源古今之事跡莫不畧見梗概夫日知之説出自子夏繼以無忘所能必所知者日新不失而賡續以極于高明乃為學問窾要若予嚮日所得尚非空言而無濟實用則今班朝莅政之間豈不足自考

其知行合一與否以發抒聞見遜敏敦修乎



樂善堂全集序

朕少讀尚書見二帝三王以及繼世之哲后君臣咨警惟是身心性命之本原其敷政命官亦惟根柢道德而不規規於事為之末及考詩易四子之言凡論政者皆與書所稱同其指歸互為表裏其後博涉諸史則雖明盛之世所殫心竭慮者大槩詳於事功而畧於本原教化之升降治象之崇卑其分岐實判于此用是日有孜孜求所以取道入德之門蒙

皇考示以明理立誠之大訓而畧得其統貫又念修辭必本乎誠故凡見於古文詩辭者咸以是為宗而不敢有貳焉往者歲庚戌曾録數年中所作序論書記雜文詩賦次為十有四卷置諸几案時就所言以自檢其行嗣是所作盖四倍前繼序以来躬理萬幾兢兢業業惟恐一事失宜負

皇考付屬之重思如曩時從容文墨之娱不可復得然少有餘閒未甞不考鏡經史以自覲省爰取庚戌文鈔

所載存十之三續作未訂入者存十之七總為一編共若干卷非欲以文辭自表著蓋是集乃朕夙昔稽古典學所心得實不忍棄置自今以後雖有所著作或出詞臣之手真贋各半且朕亦不欲與文人學士爭巧以轉貽後世之譏則是集之輯有不得已者記曰本諸身徵諸庶民曩予自檢所行以勉副所言者乃日用酬酢之常今之所行事無大小莫非政教之平陂生民之苦樂相倚不可以中立者也因此益自警惕而克艱天位顧

畏民砦庶幾明理立誠之學參前倚衡永永勿替也夫

太祖高皇帝實録序

粤稽自古帝王乘時建極膺天命而佑下民豐功駿烈垂諸史乘炳炳麟麟是以紀言紀事必詳且核焉况於聖人首出開物成務經緯天地奠麗河山智勇沉深謨猷訏遠布為法則著為章程將使後世子孫繼繼承承遵循罔軼詎不重歟洪惟

太祖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睿武端毅欽安弘文定業高皇帝以聖神文武之姿受

天眷命誕興東土爰總義旅適求厥寧九國連兵相向一怒而討平之明人四路來攻亦尅日盡殲于境外師出有名光明俊偉威愛並立近服遠懷當是時群部來歸英豪響附奮跡遼瀋之間而號令行於萬里帝業之興何其神也由是天人協應建國紀元修明庶政教育羣倫創國書分旗制申軍令定禮儀經營締造之際旰食宵衣不遑暇逸顧乃綱舉目張傳之億萬年而不可易心法治法與二帝三王有同揆也

太宗文皇帝繼天登阼命儒臣敬輯
實錄規模畧備
聖祖仁皇帝復加蒐考修纂成書尊藏內府並貯史宬
惟是山川疆土以及臣僚名氏前後間有異同清漢之
文或簡或繁未經畫一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懼有舛訛特開史館重加校訂按日
進呈
親為閱定朕纘承丕緒仰體

前徽用復潔誠披覽卷帙如舊繕録一新祇祇乎覩開國之鴻模昭垂統之大業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詩曰昭茲来許繩其祖武於以率攸行而保天佑其敢忘紹庭上下之思哉謹序

太祖高皇帝聖訓序

朕惟神聖首出濟世覺民立德立功立言三者統而有之蓋仁義中正之極定於厥躬布諸紀綱爲巍巍之帝業頒諸誥令成洋洋之聖謨文教彰明覃被海宇炳乎如日月之照臨窮天地亘古今而莫不仰焉於戲盛哉

洪惟

太祖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睿武端毅欽安弘文定業高皇帝體肖二儀量包六合應期受命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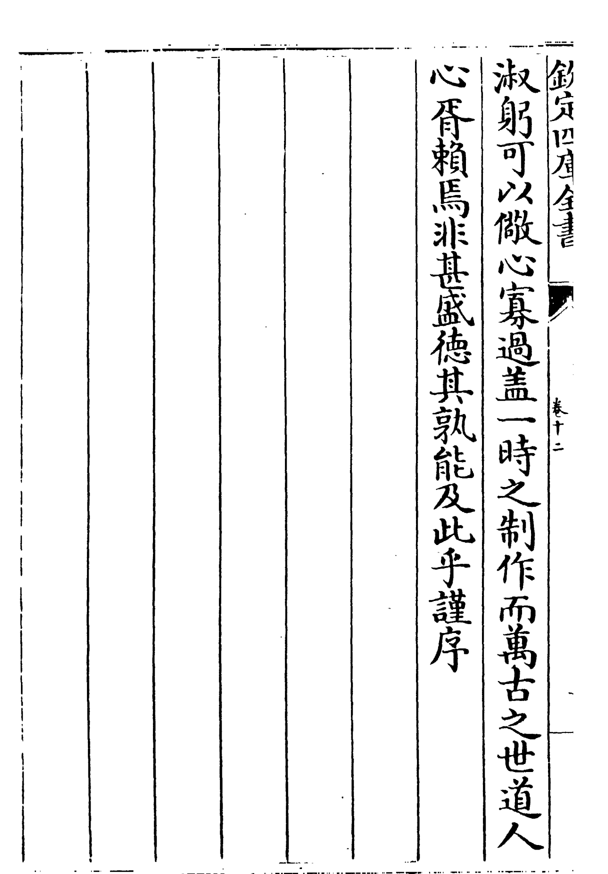
建丕基叶雲雷以展經綸法四時而宣教化六師順動九有輸誠拯生民於塗炭之中轉宇宙為平成之運當是時締造維新規模盡善武緯文經萬物咸覩亦既布在方策傳信億年矣乃若心通造化道綜百王吐詞成經發聲為律闡貞一之旨明至善之宗論聖學則以正心修身為先辨君道則以求賢聽言為要昭晰乎上天降監之原無念不將之以敬畏申儆乎君臣契合之誼每事必體之以公誠以至班朝治軍明刑制用靡

不敷陳至理約而該複而不厭信乎有德者必有言也

我

聖祖嘗命儒臣編輯

聖訓四卷類聚條分燦然明備朕紹膺統緒追契徽猷口誦心維匪伊朝夕仰見義藴之淵閎典章之畫一庶政之周詳直與帝典周官同其廣大顧金匱石室之藏廷臣無由得見是用敬加剞劂宣示萬方俾我子孫臣庶率而循之世世罔斁奉之謚政可以致治保邦準以



淑躬可以儆心寡過盖一時之制作而萬古之世道人心胥賴焉非甚盛德其孰能及此乎謹序

太宗文皇帝實録序

洪惟

太宗應天興國弘德彰武寛温仁聖睿孝敬敏昭定隆道顯功文皇帝徇齊敦敏廣大寛仁早從太祖贊襄大業才德冠世中外歸忱迨乎嗣統之年敦宗睦族戢衆安民御將行師開疆拓土軍威震疊而以不嗜殺為心武功赫濯而以善養人為務存朝鮮故土字蒙古遺氓明政不綱天人共憤且舊與我國有隙於

是應天順人率師直抵燕京聲罪致討猶念彼為中國
功垂成而弗取天性仁厚大度豁如固已超越百王包
涵六合矣至若建官分職推賢舉能愷澤龎洪刑章平
允設制科以崇文教開言路以重忠良隆規鉅典巍乎
煥乎皆一統之大猷百世之良矩也
世祖章皇帝輯為
實録六十有五卷
聖祖仁皇帝命儒臣蒐討訂正繕録成編尊藏惟慎

皇考世宗憲皇帝孝切崇
先敬加披覽以前後字句之未盡畫一也復令臣工校
對而
躬為閱定焉朕仰承遺志莊誦繹思用竣厥事緬惟帝
典商盤前王之懿範也天球琬琰宗廟之重器也昔之
君珍為世寶奉以無墜矧夫典章所紀謨烈所垂造邦
制治之圖啓泰貽安之要煌煌簡冊世昭法守何止帝
典商盤天球琬琰之寶重也耶謹序

太宗文皇帝聖訓序

聖人之情因辭以見易曰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葢以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務本乎至誠施諸命令無意于辭而理臻其極歷觀堯舜禹湯文武之世典謨訓誥藹然具存後人奉之為經列在學宮為載籍首矧夫運際開天功存繼志制作侔造化教澤被生民天下之文章孰有大於此者乎欽惟

太宗應天興國弘德彰武寛溫仁聖睿孝敬敏昭定隆

道顯功文皇帝英姿挺出聖武布昭大智如神淵衷若谷及登寶位疆宇日增厚禄以養賢勤身而率下恩威所及大畏小懐政教所孚遠來近説皇哉何化理之神也至若敷陳治道誨諭臣民不尚虚文惟崇大體謂行善所以事天而遠利始能服衆闡伊尹一德之訓稱曾參三省之言以勸農講武為立國之大經以考古讀書為服官之要務自立綱陳紀以逮服飾器物之間或即事以宣猷或因時而定制洪纖咸備張弛攸宜盖察理

精故見之也遠更事久故慮之也詳用能承藉丕基佑
啓
聖哲是誠億萬年繼往開来之極軌也順治中嘗因記
注舊文纂修
聖訓一書未竟厥緒
聖祖仁皇帝特命儒臣詳加編輯事以類分凡二十有
八言以條舉凡一百一十有一彚為六卷體要著明朕
在宮中蒙

皇考恩勤教育定省之時備聞
祖訓嗣膺大統志切纘承晨夕披陳尋繹仰見心符道要語中機宜旨蘊閎深函葢天地文辭昭晰彪炳日星垂裕後昆永昭法守用是勒為成書敬授剞劂頒示中外書曰聖謨洋洋嘉言孔彰又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我子孫臣庶其誦習遵循永敬承於世世哉謹序